

范太史集

1000 JOURNAL OF CLIMATE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喪服儉葬疏

元豐八年六月七日

臣謹案禮喪服斬衰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尊也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改至漢文帝遺詔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除後世又為易月之制二十四日而大祥三日禫而釋服喪紀之數尤薄於漢焉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喪君之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諂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議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

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
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
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
異於行路之人無哀戚思慕之心豈人之性如此其薄
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夫哀麻哭泣孝子仁人之所以
表其衷也賢者無服則無以致其哀不肖者無服則遂
忽而忘之是以禮義偷薄忠孝陵遲則由無服以管其
情也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蓋為是矣且其禮之失者

臣請得以悉陳之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暮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暮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繆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宮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

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哀麻纔
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
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哀至暮
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暮而又服之乃釋哀其餘則君
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哀麻而已今之冠
服非古之制也至於禪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
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畧如古矣夫哀裳不可
以服勤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誠是也然既葬而

遂除之臣竊以為太早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伏惟皇帝陛下聖政之美四方
風動上順天意下順人心書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於以革千餘歲之弊正一代之禮教天下使知君臣之
義其於風化非小補也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考正
其禮臣又聞儉葬者聖哲之訓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
宋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世山陵多藏金寶
故有張釋之之言劉向之論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歲

久茂陵中物無所容霍光不達大體以厚葬為愛君無
所減損從而益之故西漢之末唯霸陵猶完葬之厚薄
禍福可睹矣臣誠知國家山陵送往儉於前代然猶以
為言者欲於儉約之制損之又損使天下知其中無所
有見其中無可欲則萬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見仁宗皇
帝葬於昭陵有緘封皮匣納之方中者甚多皆出於禁
中人莫得而知也臣竊以為如此之類無益於先帝竊
恐沿襲故事猶或藏之推此類以損之必猶有可省者

也昔周太祖將終戒世宗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
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
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
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
吾違吾不福汝周祖生於五季之末非有前聖之識而
其葬乃如太古此其智賢於秦始皇遠矣近事不遠即
本朝所代也臣以為周祖懲唐奢葬故以儉薄矯之然
以天子之喪而幾於羸葬則太偏而不可以為繼今惟

於儉制之中加損約焉可也臣頃在書局未嘗敢越職
言朝廷得失今非職而言者竊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
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預先帝之
葬知其不合於禮而不言憂其或過於厚而不以告臣
所不能已也臣嘗采唐事為唐鑑數百篇欲獻之先帝
屬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論厚葬一篇論喪服輒
不自揆謹錄上進庶幾觀古以知今少裨萬一焉干冒
疏宸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唐鑑二篇

太宗

正觀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邱壟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鑿石之工

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
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
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
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
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
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
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

益而姑為之以賈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
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
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
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
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
例改請俟三年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釋服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風俗實自此壞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况人君而可